

僧侣与哲学家

2015年05月23日  樊登读书会

此为会员专享内容



哲学家是指法国法兰西学院院士让-弗朗索瓦·何维勒，他是著名的哲学家和政治评论家。他的儿子马修·理查德跟随诺贝尔生物学奖得主攻读博士，以极其优异的成绩获得博士学位后，突然决定放下这一切，到遥远的国度，披上袈裟，削发为僧。马修的决定并不是因为他遭遇到什么困境，而是他看到了另外一种生活的可能性。

20年后，父子二人进行了一场全法国关注的对话。哲学家表达了对佛教的好奇和质疑，僧侣认真地作答。可以说，这本书浓缩了几乎所有来自各个角度的对佛教的质疑。美好的是，马修在经过20年修炼之后，都给出了令人欣慰的答案。最终，我们能够看到哲学家语气的变化，也看到了两种不同文化的交融和相互理解。

这本书的译者是著名的赖声川先生。他和马修是好朋友，马修委托他进行翻译。法文版出版后，这本书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。在思想界和宗教界都有着很大的影响。

为什么要出家？

哲学家：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做的这个决定？

僧侣：我还在念大学的时候看到了一个介绍喜马拉雅的修行者的纪录片，感到非常震撼。我觉得“如果有人有办法达到完美的境界，就一定是这个样子”。西藏佛教大师没有打算发展一种新的理论，而是忠于上千年的心灵传承，成为有成就的继承者。因为你和母亲的关系，我认识很多哲学家、思想家、艺术家、诗人、科学家……可是他们虽然在各自的领域中都是天才，但这些知识和才华并不能让他们成为好的人。一位伟大的诗人可能是一个混蛋，一位科学家可能对自己不满，一位艺术家可能自恋和骄傲。我总觉得缺少了什么感觉。反而那些西藏大师让我看到一种非常不同的感觉，他们的生活方式似乎就反映了他们所教导的一切。于是我决心去找他们。

痛苦是怎么回事？

哲学家：你最初的动机是不是要逃避痛苦？

僧侣：痛苦是无知的结果，所以必须要被驱除的是无知。而最根本的无知是相信自身真正存在，相信现象界的实在性。减轻他人即时的痛苦是一种义务，但光这么做是不够的。必须要根治痛苦的根本原因。我不否认生物学和理论物理的迷人之处，但是知道了这些事情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快乐和痛苦的心理过程吗？难道没有一种内在祥和的方式，不依赖健康、不依赖权势、不依赖成功、不依赖感官享受，同时这个内在祥和也是一切外在祥和的源泉？

佛法让你要清晰地认出“自我”没有实质的存在，这才是你所有问题的根源。放下对自我的信念，就可以让这内在的和平自然流露。佛法不只是在形容心中会产生状态，它还能示范如何转换这些状态，所谓的“解放”这些状态。对“自我”的执着就是无知最基本的表现，也是所有负面情绪的根源。这个自我究竟在身体哪处？你越是去找它，越是找不到。到最后你会发现“我”似乎只是一个标签，贴在一个连贯的东西上。因为我们觉得有一个独立的“我”，这种感觉会把“我”和“他人”区隔开来。而对事物吸引和厌恶的转换就开始了。发现自我并非真实的存在，能够让我们不再被自己的念头所奴役。



下载“樊登读书会”APP

立即下载



佛教是宗教还是哲学？

哲学家：佛教是一个宗教还是一套哲学？你的转变是一种宗教性的转换，还是某一种纯粹属于哲学性的突破？

僧侣：丹增仁波切经常被问这个问题，他通常以玩笑的方式回答：“可怜的佛教！宗教家说它是一种无神论的哲学，一种心灵的科学；哲学家说他是一种宗教——佛教似乎没有自处之地。也许正因为如此，佛教有了一种优势，可以在宗教和哲学之间搭起桥梁。”我会说佛教本质上是一个形而上的传统，从这个传统可以吸取智慧，这种智慧可以运用到每一刹那和所有的状况之中。如果我们对宗教的定义是要盲目接受一种教义，不需要自己重新发掘那个教义的真理，那佛教就不是一个宗教。佛陀说的很清楚，他的教义必须被检查，必须被思考，不能只是因为尊敬佛陀而单纯的接受。教义的真理必须自己发觉，通过不断地修炼最后迈向心灵的证悟。

哲学家：但是佛教徒还是崇拜佛陀啊？

僧侣：是的，但这并不是因为人们把他当做上帝或者圣人，而是因为他就是究竟的老师，证悟的化身。“佛”的意思是“觉悟者”，成就真理的人。藏语中佛被翻译成“桑结”，桑是“摧毁了”所有蒙蔽智慧的负面障碍；“结”是他“培养了”所有属于心灵和人性的正面特质。



关于迷信的问题

哲学家：佛教在西方的形象非常正面，它一直被视为一种纯粹而直接的教义，可以被接受。但一旦来到亚洲，就会被震撼，因为佛教的方式充其量只能被称为迷信：写满经文的旗子、法轮、相信轮回……我那天看到的那个三岁小孩，又号称是什么转世灵童。这是怎么回事？

僧侣：对于许多宗教而言，意识持续到死亡之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。在佛教，证据来自一些人的经验。佛教所谓的轮回，绝对不是某种“个体”附在另外一个个体上，也不是心灵的转换，因为没有所谓的灵魂。通过许多次转世所留下来的并不是一个“人”的身份，而是一种被培养出来的意识流。至于经幡和法轮，并不是迷信，只是反映佛教有各种丰富的方式，来提醒我们对心的觉察性。风吹动的经文旗、油灯的火、热气转动的法轮、刻上咒语的石头，我们所作所为，自然界的每一种元素，都可以刺激我们从内在祈祷，激励我们的利他念头。“不论吹过这经幡的风吹向哪里，愿它所碰触的所有众生，能从他们的痛苦中得到解脱；愿他们能经验快乐以及快乐的因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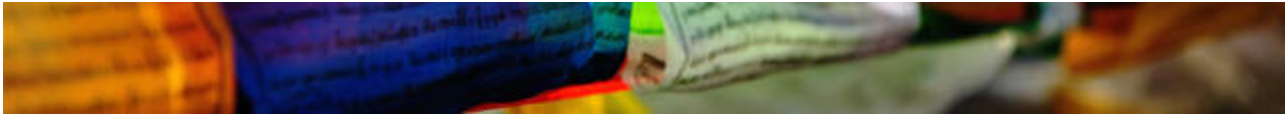
哲学家：到底什么是咒语？

僧侣：咒语的意思是“保护着心的东西”——不是害怕心会遭遇什么灾难，而是担心心会被干扰，会混乱。念诵能够帮助我们让心的表层运动平息下来，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表层下的本质。



下载“樊登读书会”APP

立即下载



关于转世问题

哲学家：关于转世的问题你一直强调是一些人的经验，也有很多有趣的故事，但这都不是证明。

僧侣：佛法中，有三种条件使一句话成立：直接经历、不可推翻的演绎以及值得信赖的论证。我们所谈论的不是神迹，而是许多世纪依赖许多喇嘛都共同经历的内在经验。

哲学家：我不认为他们可以欺骗我们，但那些可能都是幻象。一个人可以完全诚恳，一辈子没有想要欺骗别人，但还是可能会看到幻象。

僧侣：轮回的存在是唯一能够证明非物质性意识的事实，就是意识的连续性。我说说我的经验：有一天我在老师康居仁波切附近的小茅屋静坐，我想到小时候杀害过的所有动物。想到这些我心中交替着悔意和错愕。于是我去找康居仁波切。一看到我，康居仁波切就笑了，我还没说话，他就对我说：“你这辈子杀了多少动物？”这件事对我来说是非常自然的，我的反应是微笑。“当信仰离开理性，就变成迷信，当信仰背叛理性时更甚之。但当信仰与理性合并的时候，就能够防止理性变成一种纯粹知识性的游戏。”佛法的信心不是盲目的，也不是对某些教义的非理性信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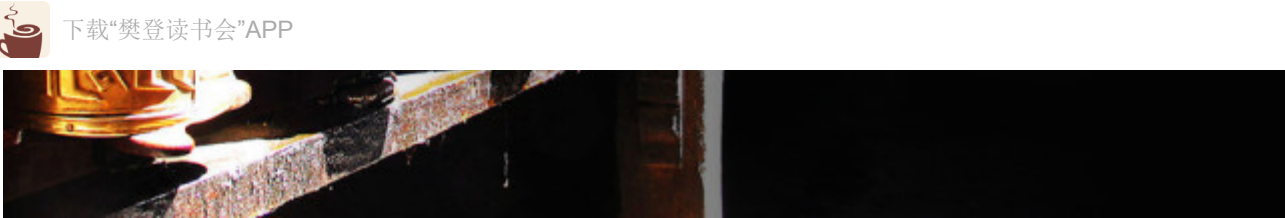
我亲自参加过寻找转世灵童的工作。小孩找到后，我们要为他在山洞里举办长寿仪式。当时只有两岁半的小孩决定自己做加持。他做的平静而有耐性。他能非常准确的叫出这些人的名字。人群中有一个来自不丹，是钦哲仁波切生前的老佣人。一位喇嘛提醒他仪式快结束时，这孩子指着人群中的这个老人，要求对他做加持。老人立刻掉泪。



佛教和心理学

哲学家：19世纪某些哲学家比如叔本华，被佛教吸引的理由是认为它可以提供一种方法，通过忘记自我而达到某种宁静境界。最近，反而是对心的掌控技巧引起了更多的注意力。佛教心理学是怎么样的？

僧侣：仅仅能够辨认出一个情绪把它引到表面上是不够的。我们必须懂得如何让这种念头和情绪得到解脱，就是要消除它在心中的任何痕迹，让它不要再被混乱所捆绑，不然它很容易创造出连锁反应。“不喜欢”－“敌意”－“愤怒”，最后它会成为负面的语言和行为。有两种禅定方式，一种像狗，一种像狮子。你可以追踪自己的念头，就像小狗追踪它前面的石子，一个接一个。这只会让我们的心一直在混乱状态中。另外一种方式是像狮子一样，因为它会立即冲向丢石头的人，扑到他身上。这就是转向念头的根源。当你通过大量练习能令念头停住的时候，你要开始研究妄念的本质。情绪升起之前，它在哪里？它有任何特质吗？有确定的位置、形状和颜色吗？它会到别的地方去吗？你越是去研究它，它就越是找不到。你可以在这个“找不到”的境界禅定一会。当你了解到念头只不过是意识的显现，它就会失去对心的束缚能力。经过长期的勤劳修持，解脱的过程就会变得很自然。当新的念头升起，它就会解放自己，不再会干扰，也不再会控制你的心。念头的形成和消失一样快，就像用手指头在水上画画一样。



什么是证悟？

哲学家：佛教的真正核心是什么？

僧侣：用最简单的方式来定义佛教，就是首先把它视为一条道路。这个道路的目标就是要达成我们所谓的“完美”：究竟知识、证悟，这就是佛的境界。

哲学家：在达到完美的那一刹那，我们会消失吗？

僧侣：干嘛消失？正好相反，达成证悟，佛陀便开展庞大的助人行动，教导他人，指引他们。就像是导游，引领他人走向佛陀自己走过的路。唯一会消失，并且是完全消失的，就是无知。相信一个自我的存在，是无知最主要的表现。成佛的意义是对事物究竟本质的觉知，不是一种重新建立，而是一种发现。最基本的概念就是众生都有佛性。一般众生的佛性被埋在众多障碍之下，这些负面心理因素是因为执着于实质存在的自我及现象。“道路”就在于要化解掉所有掩盖真正本性的东西，让我们能够看到它真正的面貌。

哲学家：这令我想起柏拉图对于回忆的理论。对苏格拉底而言，学习是一种回忆我们所遗忘的事物的过程。

僧侣：证悟的目的不是要离开这个世界，而是不再被它奴役。世界本身并不是坏的，只是我们觉知它的方式错了。所谓“娑婆世界”就是“存在世界的恶性循环”，是由无知所撑起的，是一个痛苦、散乱以及混淆的世界。整体而言，这个现象世界无始无终，但是生命有潜力打破这个恶性循环，通过净化自己意识河流的方式达到证悟，从此从轮回循环中解脱出来。换句话讲，我们可以终止痛苦的原因——相信自我为实存的无知。达到佛的境界者不处在“娑婆世界”和“涅槃”这两者之中。因为他已经从无知中解脱出来，不被业带入轮回；他也不停留在涅槃的平静中，因为他对仍在受苦的众生升起了无限的慈悲。



什么是空？

哲学家：你所谓的空性是什么？是虚无吗？

僧侣：很多人对“空”的概念不安，甚至害怕。那是因为他们把“空性”和“虚无”混在一起了。“虚无”之中一无所有。而空性事实上是虚无的反义词，它是一种宇宙的潜能。任何现象，如果究竟本质不是空性的话，根本不可能显现。包括自我和外在世界，都没有任何东西是具体的永恒的，或有具足的存在性。空性并不是什么和现象分开的东西，它就是现象的本质。佛法说世界是没有“开始”的。在任何东西显现之前，时间的概念是没有意义的，时间只是一个观者赋予一连串刹那的概念。世界没有真正或实质的存在，所以说现象世界就是相对层面，空性是绝对层面。“空即是色，色即是空”并不是在否定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一般觉知。我们想否定的是，在最终的分析下，世界具有真正实质的现实。回到海森堡的话：原子不是东西，那么许多原子聚在一起怎么可能变成东西？

哲学家：这难道不是无为的哲学？我们何必针对不存在的东西有所行动？

僧侣：绝不是这样！相反，这个观念让我们走向更大的行动自由，让我们对其他人更开放，因为我们再也不会被自我的执着和现象的具实性所困惑。因为众生确实经历着痛苦的经验，所以就算是幻觉式的，要除掉这种经验也是对的。



下载“樊登读书会”APP

立即下载



佛教的传教观念

哲学家：佛教不像西方的宗教，它既不承认在另外一个世界中得到永生的实质心灵，又不承认一个我们可以向他祈祷，此生能够帮忙来生能够迎接我们的上帝。佛教和当地的宗教难道没有冲突的危险，没有竞争？

僧侣：这种竞争没有依据。如果一方没有任何竞争的意图，对方的竞争就会自动终止。就是因为几个世纪以来，人们对宗教的了解程度越来越差，才会让某些群族利用宗教来进行压制和征服的行为。佛法提供观念，但从来不强迫这些观念，更不会想改变任何人的信仰。佛法就是愿意将经验分享给任何想参与的人。丹增仁波切常说：“我来西方的目的不是为了要多创造几个佛教徒，而是要分享我的经验。”他每次演讲完都要说：“如果你觉得我说的任何话有用，请用它，不然就忘掉它吧。”试图让人改变宗教信仰不但可能会失败，也可能无意识中减弱他们对自己原来宗教的信仰。更好的做法是鼓励有信仰的人更加深自己的信仰，目的不是要改变人家的信仰，而是要增进他的福祉。

如果一个人感到跟佛法特别有缘，愿意把佛法视为一条心灵道路，也不能阻止他自由的走向这个道路。接下来他就应该精进地学习和修行。虽然对其他宗教要保持容忍和开放的心，但我们必须投入自己所选择的宗教。

什么是慈悲？

哲学家：基督教有慈善的概念，它和佛教的慈悲相对应，但什么才是佛教的慈悲？

僧侣：我们今天的教育几乎不再讨论如何使人变得更好，现在的教育越来越世俗，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知性以及累积知识。知识是一把双刃剑，它可以用来建设，也可以用来毁灭。有人甚至说爱和慈悲完全属于宗教的领域，教育并不负责年轻人的心灵性。在西方，慈悲的字面意思有时暗示一种高姿态的怜悯，一种同情，但这种同情先假定自己和受苦的人之间有某种差距。但在藏文中“慈悲”这个词直译是“心之主”的意思，也就是应该主宰我们思想的东西。佛教所讲的慈悲就是解除所有痛苦的愿望，尤其是要挑战痛苦的因——无知、憎恨、欲望等。所以说这种慈悲一部分是针对受苦者，一部分是针对那个兴起慈悲的心。

慈悲中可以包含慈善，包括各种布施。而为了要消除长期的痛苦，我们必须思考痛苦的起源，然后才能发现原来引起战争的是无知，是对报仇的饥渴、执着，以及一切令众生痛苦的东西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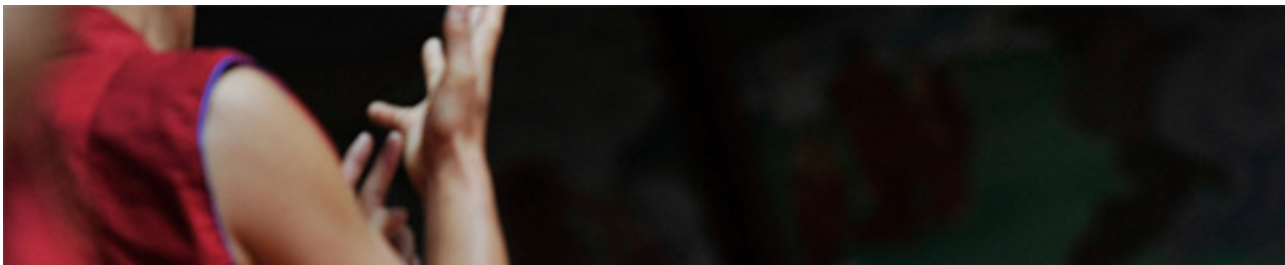
慈悲和爱

哲学家：慈悲和爱之间的差别在哪里？

僧侣：慈悲必须伴随着爱。慈悲没有爱就无法生存。而爱的定义是希望众生能够找到快乐，以及快乐的因。在此说的爱指的是完全的、无条件的爱，对所有众生没有分别心，没有偏见。男女之间的爱、对家人的爱，经常是霸占性的、排他性的、有限制的。其实这种爱含有很多自私的感情。这种爱可能感觉

非常深，但是当无法达到预期的时候，它也很容易就会消失。同时，对家人的爱会同时附加一种感觉，觉得会和陌生人有距离，甚至敌意。真正的爱和慈悲可以延伸到我们的敌人身上，掺杂执着的爱和慈悲无法包容我们视为敌人的人。

《圣经》里所说的“对邻居的爱”完全跟佛教中的爱与慈悲相衬。在佛教中爱与慈悲要和另外两种美德相结合。第一种是随喜的精神（看到别人好也会高兴），第二种就是没有偏见，一视同仁。最后，佛教中的爱和慈悲与智慧是分不开的。爱和慈悲与对事物究竟本质的知识是分不开的。爱和慈悲的目标在于让众生从无知中解脱出来。为什么慈悲有这么大的力量，就是因为背后这种智慧和知识。



下载“樊登读书会”APP

立即下载



如何对抗现实的邪恶？

哲学家：我觉得你讲的太抽象了，佛教在面对现实的邪恶时有什么办法呢？比如黑手党，或者种族暴力。西方的宗教和哲学始终认为邪恶是一种无法超越的障碍，他们同意邪恶是一个存在的东西。可是万能的上帝怎么会允许邪恶的存在，这一直是一个问题。

僧侣：佛教认为所有众生的本性是完美的。即使被无知、欲望和憎恨掩盖住，但是没法改变佛性。我们太容易忘记这个本性，进入二元对立、负面的思考模式。这些又被转换成负面的语言和行为，接着创造痛苦。人的真正本性是一种平衡状态，暴力是一种不平衡的状态。暴力并不属于人最深的本性，因为暴力不但为受害者，也为始作俑者带来痛苦。以现实状况而言，佛教没有任何立场来防止卢旺达的大屠杀，可是要知道，其他任何人也都无能为力。西方的所谓现实政策、世界新秩序，都不能阻止屠杀的发生。但就算这种暴力倾向存在，也要依靠知性来解除它，不屈服于它的影响力。憎恨到底来自哪里？如果我们追踪它的根源，一切都是从一个念头出发。

哲学家：很好，但是如果我们要把邪恶从世界中消灭的话，我们必须等六十亿人走向这个心灵道路，这要等很久啊！

僧侣：需要花很多时间并不改变一个事实，就是没有其他解决方法。这种暴力不断的出现，唯一的解决方式就是个人的转化。这种转化可以从个人延伸到家庭、村庄、以及整个社会。在历史上，确实有一些社会在某些时期能够保持和平。这是一个可以达成的目标，要看每个人愿不愿意以及能贡献多少。



三种懒惰

哲学家：我们必须小心分辨“科学”和“科学主义”。因为科学那么成功，使得人们相信任何问题都可以用科学的角度来看。甚至还有“科学社会主义”，很明显，这中间没有任何跟科学有关的事物，反而恰恰相反。造成了极大的伤害。

僧侣：科学的危险性就是它容易被分析式的冲力带走，让知识做过大的横向扩展。这种对事物细节的研究，不论多么有趣，重要性不应该超过智慧的追寻。佛教谈到三种懒惰。第一种就是把所有时间用在吃饭和睡觉上。第二种就是告诉自己，“像我这样的人绝对不可能达到完美”。这种懒惰令自己灰心，反而令自己试都不去试。第三种，就是把生命浪费在次等重要工作上，一个接一个，你会告诉自己，当你完成了这件或那件事之后，你会开始寻找你生命的意义。

哲学家：你说“次要问题”？一个与心灵无关的问题也可以是一个重大问题。

僧侣：对一个银行家来说，破产是一个重大问题。但对一个隐士来说破不破产是一个很次要的问题。经常思索无常可以解决第一种懒惰；思索修行所带来的变化和好处可以解决第二种懒惰；第三种懒惰的解法就是要认清唯一能结束一切做不完的事情，就是立刻把它们放开，转向真正给与生命意义的事。人生很短，要发展我们内在的特质，永远不嫌太早。



 下载“樊登读书会”APP

[立即下载](#)



佛教为什么在印度衰败？

哲学家：在12至18世纪之间，印度的部分地区在伊斯兰教的控制之下。虽然如此，印度教还是继续作为主要的宗教，但佛教却被扫地出门。为什么？

僧侣：佛教在印度衰退的原因至今还不是很清楚。从六世纪开始，印度重新恢复了婆罗门教的传统。这使佛教的影响力开始减弱。印度极不愿意放弃种姓制度，而佛教刻意地不去在乎这个制度。佛教向南传播到斯里兰卡，然后向东传到泰国、缅甸和柬埔寨，被称为“小乘”佛教。后来它往北，在2世纪到了中国，被称为“大乘”佛教。之后又传到日本，演变成许多不同的形式。根据大乘的教导，如果我们周遭的众生继续受苦的话，我们自己的解脱是没有任何意义的。在西藏，发展出第三乘，金刚乘。金刚乘在另外两乘上增加了许多种类的心灵技巧，让我们内在的佛性能够更快显现。金刚乘的视野虽然是超越性的，但他不遏止慈悲，反而加强、加深它。

佛法不是教条，而是一条道路。僧团就是陪伴我们走这条道路的人。佛教不会强迫也不会试图改变人的信仰，那样是没有什么意义的。佛教一向不采取征服者的姿态，它多是通过心灵上的影响力来产生作用。这和邪教不同，邪教是纯正心灵传统的假版本，一有机会，它的面貌就会崩溃。邪教虽然能吸引信徒，但是它的欺骗性本质表现在它各种内在的矛盾、丑闻，以及不可思议的事件上。大部分的邪教中，对他人的要求非常多，但又猖狂地违反自己号称的理想。



仪式与迷信

哲学家：佛教吸引西方知识分子的一个原因是没有天主教那么多的宗教仪式。但当我到西藏时看到了更加复杂的仪式和道具，这在我看来是不理性的表现。

僧侣：如果信仰违反理性，而且不去了解仪式中更深层的意义，就变成了迷信。拉丁文的仪式（ritus）实际上是“正确行动”的意思。蕴含着反省、沉思、祈祷和静思。一个仪式就变成一次心灵的修行。环境、音乐、念诵都是为了让心更平静而不是激起情绪。佛塔象征佛陀的心，经文象征他的语，佛像象征他的身。因为身体的右边被视为荣誉的位置，信徒绕塔的时候一直让佛塔在他们右手边的位置，以示对佛的尊敬。本尊有六只手臂，象征着六波罗蜜——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。这些象征的形象让我们运用想象的力量作为心灵进化的因素，不会让我们被不受控制的念头带走。对西藏老师而言，这种仪式只有相对的重要性。有些闭关者把自己的时间完全投入在禅定上，有时会放弃所有仪式。米拉日巴尊者甚至公开藐视仪式。

礼佛是表达敬意的一种方法，不是对一个神致意，而是对究竟智慧和代表究竟智慧的人致意。这种致意同时也是一种谦虚的举动，可以对抗傲慢。当我们双手、膝盖和额头碰地的时候，表示我们期盼净化五毒：贪嗔痴慢疑；当我们起身把双手在面前滑向自己的时候，我们想“愿我能把所有众生的痛苦聚集在我身上，解除他们所有的痛苦。”用这种方式，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能愿意普通平庸，把我们带回到心灵修持的道路上。



下载“樊登读书会”APP

立即下载



如何面对死亡

哲学家：蒙田说“作为一个哲学家就是要学习死亡。”这个过程在佛教教义中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。佛教对死亡的准备是怎样的？

僧侣：佛教徒应该随时想到死亡的念头。这绝对不是悲伤或悲观的想法。这种思想反而激励着佛教徒去利用生命每一刻来转化内在。因为死亡的时刻以及造成死亡的状况是无法预测的，所以思索着无常和死亡永远是一种心灵修行的激励。初级的修行者认为死亡是可怕的，对道路有一点认识的人会去了解如何能自信而平静的度过“中阴身”。再来，他们会像农夫一样，只问耕耘不问收获，非常平静的面对死亡。最后，程度最高的修行者想到死亡，心中会感到喜悦。有什么好害怕的呢？死亡已经变成一个朋友，它只不过是生命的一个阶段，一个简单的转折。如果我们要面对死亡，等到最后一分钟是没用的。因为濒临死亡的时刻并不是一个开始心灵修行的理想时机。“中阴身”这个词的意义是“中间”或“过渡”状态。生命的“中阴”就是生与死之间的中间状态；死亡时刻的“中阴”，就是意识从身体分离出来的过程所占的时间。第一种分离是身体从有机体变成无机体的过程，第二种分离是意识的分离。我们会经历一种极为清晰的状态，然后是一种极大的喜悦，到最后会经历一种完全没有意念的状态。在这个状态中，有经验的修行者会认出“究竟本性中阴”，会持续待在里面而达成证悟。大部分情况下，意识接着就进入“形成的中阴”，就是死亡和下一次投胎之间的中间状态。渐渐地，另一个存在状态的细节才会开始出现。普通人投胎是因为“业力”的吸引，而证悟的人投胎是刻意在适当环境下再生，为的是要继续帮助他人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有办法找到过去老师的转世。



如何看待创新

哲学家：西方有一种倾向，把最高的价值放在“创新”上。在西方，最好的称赞就是声称一件事“是个新的想法”。就连艺术和文学，你必须创新才能生

存。

僧侣：我认为不断发明新东西的欲望，就是因为过度强调“个性”的重要性。西藏有些伟大的神圣艺术作品，艺术家为作品投入所有的心和才华，但是他们的个性完全不表现在作品上，他们的艺术品是不具名的。人民通过绘画和舞蹈这些艺术和心灵保持联系。在西方当一个艺术家把画布涂成蓝色，挂在博物馆中，我认为唯一的问题就是没有人大喊“国王没有穿衣服！”西方的“创造力”并没有使我们变成更好的人。真正的创造力意味着渐渐除去无知和自我中心所造成的遮蔽，揭开心和现象的究竟本质。这才是“新”的发现。



下载“樊登读书会”APP

立即下载



佛教徒还要不要努力？

哲学家：佛教似乎可以概括为“我对世界的影响力其实只是一种幻想，这个幻想带给我庞大的期望和失望，让我活在不断变化的喜悦和恐惧中。”

僧侣：这比较像印度教对“业”的解释：最理想的方式就是完全接受我们的命运，不去抗拒它。但是一个佛教徒会采取不同的立场。他会接受现在，因为这是过去所发生的事情的结果。但是未来完全要看他自己，他永远在一个十字路口上。能够看到自我不是真实存在，不会让我们毫不在乎的接受任何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，反而会更自由地行动，不受“我”的拘束，不断制造出一连串吸引和排斥反应。从自我中心解脱出来，让我们能有更大的行动自由。过去已经演过了，但是未来还没有。



下载“樊登读书会”APP

立即下载



哲学家的结论

和马修的对谈中，我学到了：以一个智慧系统而言，我越来越欣赏佛教；以一个形而上学系统而言，我越来越怀疑它。我们的对话也帮助我越来越了解，为什么佛教今天在西方世界可以引起那么大的兴趣。最主要是因为佛教填满了一个缺口，这个缺口是因为西方哲学遗弃了伦理和生活艺术的范畴而造成的。17世纪末期，西方哲学抛弃了苏格拉底的问题：“我应该如何过活？”佛教在这个领域有很多可以教我们的。我愿意说佛教所表现的是一种谦虚、实际和勇敢的智慧。



僧侣的结论

我们不应该期待西方修行佛法的情况会和东方一样，尤其是僧侣隐士的生活方式。虽然如此，佛法似乎能够提供一种方式，让所有人都能得到一种程度上的内在和平。问题并不在于能否创造一种西方的佛法，问题在于如何运用佛法的基础真理，让所有人都有的完美潜能实现出来。

在我们的对谈中，我想做的是分享和解释，我父亲想做的是分析和比较。在我流浪的过程中，和父亲的亲密关系从来没有减弱过。我们从来没有机会讨论生命的这些原理。但是对话再有启发性也永远不能取代个人经验的安宁。如果我们要了解事情的真正面貌，那是不可缺少的。佛陀经常说：“是不是道路就看你走不走。”



下载“樊登读书会”APP

立即下载